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張於湖宿女真觀記

話說宋朝淮西和州涇陽縣，有一秀才，姓張，名孝祥，字安谷，號於湖。腹中背記五車書，胸內包藏千古史。因戀新婚，不赴科第。其父作詩以誡之：西風颯颯逼槐黃，文士紛紛赴選場。

休戀鳳衾鴛帳暖，桂花香似麝蘭香。

於湖見詩，遂赴京應舉。幸喜高登，除授江西臨江縣尹。在任一清如水，四民咸仰。

一日餘閒，往臨江亭觀玩。但見山青水秀，景物鮮明。見正面屏風畫著瀟湘八景，左壁「范蠡歸湖」，右壁「子房歸山」。攸攸之樂，猛然觸心，遂於壁上題詩一首云：

洞庭湖送客，景物晚煙籠。

雨過山嵐靜，潮回港艤通。

北去搜千疊，南來轉萬篷。

不如趨湖去，江邊學釣翁。

題畢，歸衙，不在話下。

不覺四季光陰如拈指，兩輪日月似奔梭，三年任滿，升越州通判。未任一年，改升金陵建康府尹。帶領伴僕王安，僱船前去。饑食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來到揚子江，過金山寺，見十數人駕快船一隻，問云：「來船莫不是建康府尹張爺的麼？」於湖叫王安答道：「只說不是。」王安回道：「後船來的是。」那接官公人去了。王安問道：「相公何意，不要公人跟隨入城？」於湖曰：「他們跟著，不得閒行遊玩。且同你入城，尋親訪友，茶坊酒肆，勾欄寺觀，俱以遊玩，方可理任。」

來到通江橋邊。時八月天氣，尚且炎熱。於湖吩咐王安：「上岸尋個寺觀，燒湯水洗浴。解涼則個。」王安上岸，行無半里，見一座道觀，向前與門公唱喏，道曰：「我官人行船辛苦，欲借浴室與官人洗澡則個。」門公曰：「請坐，待小人與觀主說知。」門公轉過鶴軒，與觀主說道：「有一官人，借浴室洗澡。稟過觀主得知。」觀主曰：「天氣炎熱，洗浴何妨。」傳語請入。

王安報知於湖。於湖即入軒前，與觀主相見。於湖將眼觀見：觀主頭戴星冠，身披鶴氅，人物清標，丰姿伶俐。於湖暗喝采道：「不知來到女真觀，得遇此觀主，半老佳人，恁般風韻。」遂調《西江月》詞一闕，單道觀主妙處：

半舊鞋兒著穩，重糊紙搨風多。隔年煮酒味偏濃，雨過天桃色重。強距公雞快鬥，尾長山雉梟雄。燒殘銀燭燄頭紅，半老佳人可共。

吟畢，與觀主分賓主而坐。觀主問曰：「尊官何處？高姓貴名？因甚到此？」於湖曰：「小生洛陽人氏，姓何，名通甫。遊玩至此，天氣炎熱，敬到上宮，借求一浴。請問觀主高姓？貴庚？」觀主答曰：「貧道在俗姓潘，年四十有八，諱名法成。」正說之間，簾櫳響處，只見一人俄然而入。頭戴七星冠，身披紫霞服，皂絲絛，紅履，約有二十餘歲。顏色如三十三天天上玉女臨凡世，精神似八十一洞洞中仙女下瑤池。生得丰姿伶俐，冠乎天成。於湖一見，蕩卻了三魂，散卻了七魄。觀主令他進前。稽首施禮畢，佇立側邊，啟唇問曰：「官宰高姓？」於湖答道：「姓何，名通甫。」那道姑曰：「小道事冗，不及陪奉。」稽首而去。於湖想：「好個佳人，可惜做了道姑。」又問觀主曰：「適間來者是何人？」觀主曰：「就是敝觀知客。」

正問之間，只見小童請相公沐浴。於湖至浴室浴罷，到客房梳篋整冠。值門公在側，便問門公：「多少年紀？」門公曰：「小人今年六十二歲。」於湖曰：「你在此幾年？」門公曰：「有二十餘年。」於湖又問曰：「你身上衣服，誰管你的？」門公道：「告相公得知，小人但得三餐足矣。豈望衣服有無。」於湖謂王安曰：「你去船中取布一匹，賜與門公做衣服穿。」王安取與門公。門公拜謝。於湖就問門公曰：「方才鶴軒相見那個知客，姓名甚麼？那裡人氏？今年幾何？」門公曰：「姓陳，名妙常，今年二十三歲，金陵建康府人氏，十五歲在此出家。」於湖曰：「他的宿房在哪裡？」門公曰：「在東廊第一間便是。」言未已，被女童來請相公晚齋撞散。

於湖到鶴軒相見，謂觀主曰：「蒙容洗浴，又賜晚齋，何以克當？生之舟中炎熱，故假館借宿一宵，來日便行，自當拜謝。」觀主曰：「無妨。如若未行，竟住幾日。」

當晚齋罷，於湖閒步東廊之下，明月如畫，吟詩一首：

浩蕩偏宜八月秋，蟾光皎潔照諸州。

誰家玉鏡新磨出，掛在長空忘卻收？

乘此月明，信步閒行，聽得琴聲響亮，見座黑門樓未關，挨身而入。見十餘個道姑盤環而坐，知客中坐撫琴。於湖歎曰：「此女正是鳳凰與雞伴，難以類比。」正看之際，忽然琴弦已斷。知客曰：「莫不是有人盜聽吾琴？」於湖慌忙而轉，自言曰：「何年月日，再逢此女，吾願足矣。可憐落在空門。」乘此月色，題詩一首於粉壁上：

星斗當天月正圓，忽聞窗下理琴弦。

瑤池降下真仙子，看罷教人獨慘然。

尾後書「洛陽才子何通甫題」。題畢，回房歇息。

次早，門公來請早齋。齋罷，卻待收拾起程，只見門公報曰：「知客有請。」於湖即至知客房中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，知客曰：「夜來軒中有失迎迓。」於湖曰：「冒瀆多端，不罪幸矣。」觀見壁上有詩，而讀曰：

曉日瑤台夜氣清，天風吹落步雲聲。

塵根未盡俗緣在，千里關山月正明。

於湖讀罷，問曰：「此詩何人所作？」知客答曰：「昔漢光武游王母宮，見仙妃在彼，數日撫琴，故作『天風吹落步雲聲』。」於湖暗付道：「十分人物，寫作俱高，有十二分奇妙。」知客曰：「小道今日上殿回來，見壁間題先生佳作，重蒙過獎。」於湖曰：「小生衝撞貴寓，竊聽琴音，回房亂道《臨江仙》小詞以奉。伏乞勿擲。」就袖中取出，遞與知客拆開觀看：

誤入蓬萊仙洞裡，鬆蔭忽睹數嫵媼。眾中一個最堪憐。瑤琴橫膝上，共坐飲霞觴。雲鎖洞房歸去晚，月華冷氣侵高堂。覺來猶自惜餘香。有心歸洛浦，無計到巫山。

知客看了暗道：「正是引賊入寨。」於湖曰：「知客休哂。」知客曰：「重蒙所賜佳章，又好笑，又好惱，書云：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侮人。小道欲言，尤恐冒瀆洪威。」於湖曰：「久聞知客佳妙，小生誠為拋磚引玉。」知客道：「相公勿罪。」落筆即寫《楊柳枝》詞一闕：

襄王魂夢雲雨期，兩心知。子今無計戀瓊姬，自著迷。道心堅似絮沾泥，不往飛。任取楊枝作柳枝，強挨屍。

寫罷，於湖觀看，大笑。知客曰：「班門弄斧，幸勿哂焉。」於湖曰：「誠所謂人才雙全，非世之常出也。」於湖看畢，亦作《楊柳枝》詞以奉云：

碧玉冠簪金縷衣，雪如肌。從今休說西施，怎如伊。杏臉桃腮不傅粉，最偏宜。好對眉兒好眼兒，覷人遲。

寫畢，知客觀見，不語，亦作前詞以答：

清淨堂前不捲簾，景幽然。閒花野草漫連天，莫胡言。獨坐黃昏誰是伴？一爐煙。閒來窗下理琴弦，小神仙。

於湖看畢，即忙起身。知客曰：「言詞冒犯。」於湖謝別，到船中叫王安取絹一匹，送至觀中，謝了觀主。進城上任理事。於

湖自言：「特性急了，今回錯過，何時再逢這般聰明女子。」悔之不已。

那陳妙常憤恨不及，從此惹起凡心，常有思念之意。不覺又是十月初一日，本觀設齋，會集眾道姑，道姑齊來與觀主稽首。正問答間，門公報曰：「觀處有一秀才，言稱和州涇陽縣人，姓潘，要見觀主。」觀主曰：「請他進來。」門公出去，引到鶴軒相見。觀主問道：「姪兒幾時到此？」那潘必正拜了四拜，退而言曰：「列位姑姑，就此相見。」眾道姑還禮，俱各請坐。觀主與眾道姑道：「這是我姪兒潘必正也。從家而來，家眷安否？」必正道：「俱各平安。有書在此。」觀主道：「幾時離家？」必正道：「舊歲十二月離家，正月到京應舉，二月初九日頭場過了，第二場忽然患病，未得終場。等欲回家，奈有書在此，未及下得，如今特來拜見姑娘。」觀主道：「行李安在何處？」必正回道：「在船上。」觀主道：「你與門公去搬上來，住數日，另討船回去。」必正同門公將行李搬至觀中。觀主叫女童灑掃後房，與必正安歇。必正道：「一朝半日便要回家，不須多事。」觀主道：「寬住幾日，我要與你說話。」到晚歇了。

次早，必正到各道姑房裡相訪。閒坐之間，問門公姓名。門公曰：「小人姓戚，名中立。」必正又道：「東廊盡頭那間房住的道姑，姓甚名誰？」門公道：「是本院知客陳妙常。一院之中，只是他生得秀麗，吟詩作賦，撫琴誦經，無有不能。」必正道：「曾有秀才過客與他廣詩和韻否？」門公道：「適問小人這件衣服，便知是個官人，姓何名通甫，號洛陽才子者送與小人的。」必正道：「為甚的送與你？」門公道：「是我引他見妙常。將布一匹，送與小人。」必正即將絲綢海青一件與他，又吩咐道：「休對人說我將衣服送你。」門公道：「小人謹領。」必正就調一個相思《楊柳枝》詞封了，門公遞與知客，通報潘官人特來相訪。妙常微微冷笑道：「在那裡請進。」潘必正向前施禮，邀入客位，分賓而坐。茶罷，必正道：「適問小生門公送一柬，亂道《楊柳枝》詞一闕奉上。知客拆觀：

傍觀道觀過茅屋，驚人目。星冠珠履逍遙服，能妝束。絕世儀容瓊姬態，傾城國。淡妝全無半點俗，荊山玉。

妙常見了大驚：「此人言詞典雅，字若龍蛇，況兼人物厚重，比那何家大不同。」妙常道：「多承佳句。請問官人青春有幾？」必正曰：「二十有五。」又曰：「那月壽誕？」必正曰：「八月十三。」妙常曰：「官人是。」必正曰：「知客是幾時壽誕？」妙常曰：「目下不遠。」

正說之間，小童來請道：「觀主有請。」必正即回，到鶴軒見了觀主，觀主問道：「你這幾日身體如何？」必正道：「托庇姑娘清福，頗安。」觀主道：「你且住一程回去。」必正道：「只是攪擾姑娘。」茶罷，相別。

到房中，自思曰：「回心甚急，奈被此人勾住，又得姑娘相留。」十分喜悅，就在房中撫琴。陳妙常在房外聽曰：「此曲乃《鳳求凰》也。」暗暗喝采，自回房中。

次日，妙常使女童來請必正吃茶。必正即到房內，依次而坐。茶罷，妙常將琴放在幾上，燒炷好香，打個稽首，請必正撫琴。必正曰：「不能。」妙常曰：「何故太謙？」觀主曰：「必正先撫一曲，然後知客亦撫。」撫畢，各自散了。

自此，往來半月。一日，必正走到妙常房中。女童曰：「官人請坐。」必正：「師父何在？」女童曰：「去石城長春院訪一觀主，未回。」必正見書櫥未鎖，拿一部《通鑑》來看。內有一帖，見了大驚，去了三魂，蕩了七魄。乃是《西江月》一首：

鬆院青燈閃閃，芸窗鐘鼓沉沉。黃昏獨自展孤衾，懶睡思愁不穩。一念靜中有動，遍身慾火難禁。強將津唾咽凡心，爭奈凡心轉盛。

必正曰：「既是凡胎俗骨，何苦出家，有此怨意？不若乘機嘲戲，他若不從，卻有招詞在此。」亦寫《西江月》一首云：

玉貌何須傅粉，仙葩豈類凡花。終朝只去戀黃芽，不顧星前月下。冠上星替北斗爭，案頭經誦《南華》。未知何日到仙家，曾許彩鸞同跨。

寫畢，放在硯匣底下，露些紙角出來。把《通鑑》安頓了，卻待轉身，妙常回來，與必正相見，敘禮坐定。必正問曰：「何往？」妙常曰：「長春院觀主患病，去訪，留吃中飯。有失相迓。潘官人中膳否？」必正曰：「正欲回房吃飯。」妙常曰：「寬坐，取琴來請教一曲。」見硯匣下一簡，拿出觀看。不看萬事俱休，看了柳眉剔起，星眼圓睜，叫道：「好也！好也！潘必正，是何道理！此間是清淨道場，祝聖之處，寫甚淫詞豔曲，調戲良人！先到觀主處說明，再到官府處定奪！」必正雙膝跪下道：「望師兄高抬貴手，一時狂興，誤寫此詞，伏乞恕罪！」妙常道：「你是讀書之人，此理難容！定要與觀主說知，再不許上我門來！」必正道：「自古道：『有風不可使盡帆』。有應即對，有問即答。」妙常道：「我有甚言詞許你『彩鸞同跨』？」必正道：「我說合來你不要賴。」妙常道：「你說，你說。」必正曰：「『強將津唾咽凡心，爭奈凡心轉盛。』斯言何謂耶？」妙常回嗔作喜曰：「從何而來？」必正曰：「在我袖中。」妙常用手來取，卻被必正拖住道：「同你到觀主處說明，再送官司定奪。」妙常賠笑道：「罷了，落在你手中。」先前硬似生鐵，向後軟如糖綿，眉來眼去，情興如火。必正道：「且將這兩個女童如何發落？」妙常就叫兩個女童送一幅素絹與張春院觀主。這兩個女童去了。必正妙常乃攜手同入蘭房。必正道：「死生不忘卿恩。」妙常道：「你莫此等閒看，我身猶處子，並無點泄。」卸下星冠，脫下衣服，取一幅白香綾帕，親手取紅。必正見了，心中大喜。妙常曰：「潘郎，這是五百年前結了這段姻緣，今日交付與君，休使賤妾有白頭之歎。」交會間：

恰似鴛鴦戲水，渾如鸞鳳穿花。喜孜孜連理共枝，美甘甘同心結蒂。恰恰鶯聲不離耳畔，喃喃燕語甜吐舌尖。楊柳腰，點點春濃；櫻桃口，微微氣喘。星眼朦朧，細細汗流香玉體；酥胸蕩蕩，涓涓露滴牡丹心。真合美愛色情多，怎比偷香滋味別。

又有一篇《南鄉子》詞，單道日間雲雨。其詞曰：

情興兩和諧，攬定香肩臉帖腮。手摸酥胸軟似綿，美奇哉，褪褲兒脫繡鞋。玉體著郎懷，舌送丁香口便開。倒鳳顛鸞雲雨態，多情今夜千萬早些來。

雲雨罷，起來，妙常戴了冠子道：「還是戴冠子好，不戴冠子好？」必正遂作《鷓鴣天》一闕云：

卸下星冠睹玉容，宛如神女下巫峰。霎時雲雨歡娛罷，無限恩情兩意濃。輕擁抱，款相從，時間一度一春風。若還得遂平生願，盡在今宵一夢中。

妙常看罷道：「今夜不許你再來。我要上殿誦經，不可污了身體。」必正曰：「總不如錦帳歡娛，便是非常之樂。」妙常曰：「不要閒說。」必正遂出一聯，與妙常對云：

霎時雲雨，難同徹夜之歡娛；

妙常對云：

半晌恩情，怎比通宵之快樂。

必正道：「承蒙不阻，犬馬不能報也。今夜莫上殿罷。」妙常道：「待我上殿回來也無妨，你房正連著我房，晚間撥梯從牆上過來，使觀主不疑。」必正歡喜無限，吟詩一首云：

一見仙容不下懷，愁眉深鎖幾曾開？

多蒙窈窕慰懃意，暮暮朝朝暗約來。

寫畢，妙常看罷，回詩一首：

君心欲我隔千山，我欲還君彈指間。

今日與君成配偶，莫將容易意闌珊。

必正曰：「承蒙師兄佳意，我輩如何發遣？」妙常道：「自今為始，以夫婦敘禮，不許以師兄稱。」正說之間，女童回來，阻住。必正作別回房。

次早，見姑娘。姑娘道：「姪兒身體如何？」必正道：「稍安。」辭別回房，坐定自思：「妙常生得十分人物，寫作俱高。」

正欲撥梯過牆，只見日色未落，不得到晚，口吟一詩云：

紅輪何苦不銜山？佇立階前幾度看。

但得疏星三四點，免教仙子候花間。

吟畢，只聞樓頭鼓播，寺內鐘鳴，眾道姑上殿各散，回房睡了。必正關了房門，正欲撥梯過牆之際，只聽得隔牆叫一聲：「潘必正！」叫者是何人？

花面金剛，玉體魔王。綺羅織就豺狼。法場斗帳，牢獄牙床。柳眉刀，星眼劍，絳唇槍。口美香舌，蛇蠍心腸。其他者，無不遭殃。纖塵落水，片雪投湯。秦楚強，吳越壯，也為他亡。早知色是傷人劍，殺盡世人何不妨。必正聽叫，連忙下來，卻是姑娘。姑娘道：「你那裡去？」必正道：「登廁。」姑娘道：「你彈一曲《鳳友鸞交》與我聽者。」必正就撫。及畢，姑娘回房去了。

必正依舊上牆，陳妙常接著下來。兩個攜手到亭子上，並肩而坐。妙常道：「你先上牆來了，如何又下去撫琴？」必正道如此，如此。妙常道：「早是不曾過來，倘若被他看見，如何是好？」必正看看一座好花園，但見：

淡煙籠院宇，薄霧罩池塘。雙雙粉蝶宿花叢，對對游蜂穿柳浪。湖山隱隱，依稀見著峰尖；池沼汀清，彷彿一天星斗。颯颯金風穿繡幕，團團明月透珠簾。

妙常曰：「等你不來。因見湖山石眼透出月光，遂吟一絕。」云：

蟾蜍一線透湖山，斜倚欄杆偷眼看。

仰觀斗柄橫三點，心忙移步出花間。

必正聽得，大笑道：「我不能得日落，口吟四句，韻腳一般相同。」妙常曰：「願聞。」必正吟曰：

紅輪何苦不銜山？佇立階前幾度看。

但見疏星三四點，免教仙子候花間。

妙常道：「何期不約而自同如此？」必正道：「我與你同心同意，前世分定夫妻。」言罷，二人入房，解衣共寢，覆雨翻云。正是：

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不覺天曉。必正仍歸舊路去了。

次日，見姑娘。姑娘道：「吃早飯未？」必正道：「未曾吃。適來偶見一太醫，看脈，說我身甚是虛弱，若不用葷腥調理，恐傷性命。」姑娘聽罷，吃了一驚。便叫門公買酒肉雞鵝果品之類，送在必正房中。必正撿入。到晚，將酒餚與妙常同飲。正是：竹葉穿心過，桃花上臉來；茶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燈光之下，看妙常有傾國傾城之色。口占《菩薩蠻》一闕云：

芸堂空鎖傾城色，萬態千嬌誰能及？何幸到鸞幃，春心不自持。點染香羅片，遂我平生願。此處會雲英，何須上玉京？

妙常聽罷，亦口占《菩薩蠻》云：

香衾初展芭蕉綠。垂楊枝上流鶯宿。花嫩不禁揉，春風卒未休。千金身已破，默默愁眉鎖。密語囑檀郎，人前口謹防。

必正看罷，情興越濃，遂解帶雲雨。及罷，即於枕上說海誓山盟，就中訴深情密意。忽聞鄰雞三唱，最怪的曉霞穿碧落，偏嫌的紅日照紗窗。必正披衣而起，回房。

夜去明來，約有半年之期。必正一日與妙常閒坐，只見妙常兩眼垂淚，眉頭不展。必正將手帕與妙常拭了眼淚，問道：「因何這等煩惱？」妙常袖裡取出一個帖子，遞與必正，必正看時卻是《臨江仙》詞一闕，云：

眉似雲開初月，纖纖一搦腰肢。與君相識未多時，不知因個甚，裙帶短些兒。茶飯不餐常似病，終朝如醉如癡。此情尤恐外疑，專將心腹事，報與粉郎知。

必正看畢，曰：「既有此事，何不早說？有甚難哉！」妙常曰：「我平日在此欺著手下的人，今日做出這醜事來，如何是好？只得尋個死路，免污他人耳目。」淚下如雨。必正道：「但放心懷。待我明日入城，切一帖墮胎藥，吃了便好。」妙常曰：「我曉得你做個脫身之計，去了不回。我命只在今夜。」必正道：「若有此心，天地不■。」

必正辭別妙常，入到城中。正行間，只見喝道前來，必正避不及，街傍佇立。卻是必正的故友張於湖。於湖一見必正，連叫住轎，與必正相見。邀必正同到府中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，於湖問道：「行館何處？」必正道：「在城外女貞觀姑娘處。」於湖道：「令姑是何人？」必正道：「是住持潘法成。」於湖道：「既是此觀，其中有一好物在彼。」必正道：「兄長何以知之？」於湖曰：「舊歲在彼借水洗浴，曾作《楊柳枝》詞。」必正道：「莫不是洛陽才子何通甫之作？」於湖細說，二人大笑。必正亦備言前事。於湖曰：「不難。你捏作指腹為親，為因兵火離隔，欲求完聚，告一紙狀來，我自道理。」

必正別了於湖，回到觀中，與妙常具說前事。晚間，到姑娘房中，必正雙膝跪下，將妙常之事，說與姑娘。姑娘道：「我也有些知覺，但不知你肯娶他麼？」必正道：「小姪願娶。」姑娘道：「叫他來，問他。」必正叫妙常到房裡，見了姑娘。姑娘道：「你做得好事！」妙常低頭不語。姑娘道：「去寫狀子來，明日進城去告。」

次日，三人同到建康府中下狀。當日，太守升堂，三人跪下。太守問道：「告甚麼狀？」觀主人道：「乞還俗事。」太守道：「捲簾。抬頭。」叫妙常，問道：「你曾云『清淨堂前不捲簾』？」唬得陳妙常魂不附體。太守道：「潘必正、陳妙常二人既是指腹為親，各供本身之事。供得明白，准你還俗。」必正供曰：

鄉貫舉人潘必正，伏蒙琴堂判府龍圖侍郎台下：告為結親完娶事。伏聞才愧相如，無挑琴之興；賢同顏子，有秉燭之憂。先母與陳母，指腹為婚，因兵火流離，情意俱絕；豈期偶然之會，共訴前因。各留原剪衫襟之表，堪為執證。幸望仁恕，許配終身，偕老終身。所供是實。

女貞觀知客陳妙常供曰：伏聞生居宦族，乃無謝女之才；長在玄門，叨沐孫姑之德。塵根已盡絕孟光之慕梁鴻；俗緣以再斷雲英之約裴航。鬧中取靜，打坐看經；忙裡偷閒，尋師講道。豈期百年冤債來尋，況是嚴師力學。今有度牒，係是官文，未敢自專。伏望判府俯察來詞，特賜與決。

金陵建康府女貞道姑潘法成狀供：

本觀女姑陳妙常，伊母陳谷英存日，將女妙常曾指腹與潘必正為妻。現有原割衫襟合同為照。為因兵火離散。各無音耗。幸蒙天賜，偶然相會，所說舊日根苗，輻輳姻緣。俱在青春之際，如樂昌破鏡重圓，似文君駕車之願。因有原關度牒在身，未敢自便還俗。恕蒙准告。望乞台判。

太守看畢，援筆判曰：

道可道，名可名，強名曰道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做曰真空。清者濁之源，守不住練藥丹爐；動者靜之機，熬不過凡情慾火。大都未撞著知音，多管是前生注定。拋棄了布袍草履，再穿上翠袖羅裳；收拾起紙帳梅花，準備著羅幃繡幕。無緣處，青浦黃庭消白日；有分時，洞房花燭照乾坤。

張於湖判畢，即令還俗。

潘必正與陳妙常成親後，於湖舉必正賢良方正，除授蘇州府吳江縣尹。後官至禮部侍郎。妙常生一男一女。夫妻衣錦榮歸，享天年而終。